

一个年轻人

西戎 著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一个年轻人

西戎著

捷夫插图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

(北京东四十二条毛君堂11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字第036号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经售

*

787×1092 1/32 3/4印张 11,000字

1956年3月北京第1版 1956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50,000

书号1017 (文学)

定价(4)七分

在縣裏開完會，我決定到宋家坪農業生產合作社去。

宋家坪農業生產合作社去年試種棉花成功，今年擴大了棉田耕種面積百十來畝，縣委會要我去作一次調查工作。那是八月間的一個早晨，我正準備動身，聽說頭天下午進城來的宋家坪社裏的大車，清早要趕回去，我便搭上了這輛一頭牲口拉着的鐵輪車。

趕車的是一个五十來歲精力飽滿的老頭，臉孔紅紅的，眉毛淡淡的，留着一撮八字鬍子，一見人就咧開嘴笑。看樣子，老頭还是个挺愛說笑的人哩。

車子出了城門洞，上了大路。這時，我便向他打聽領導試種棉花成功的青年積極分子宋桂梅的情形。

他豎起大拇指，樣子很神氣地說：“你問宋桂梅呀！她是咱村裏的青年團支書！長的有點胖呼呼的，可是渾身是勁，下地幹活，男子漢也抵不上她。人們都喊她‘胖女子’，真是好樣的，別看她表面上不言少語的，心裏作事，心思大，我們社裏去年種成了棉花，她起了大作用啦！”

老頭的話，引起了我很大興趣。於是我要求他把

這閨女的事情，詳詳細細給我講一講。他用手往兩邊理了理鬍子，笑着說：“你不嫌麻煩？好，我就把她種棉花的事情說一說吧。”

事情是这样——

頭年秋天，村裏办了農業生產合作社，上頭叫社裏派一個人到縣農場受訓。按縣上的意思，是說這一帶的土質，種棉花最相宜，想着來年叫社裏先試種幾畝，給大家做个樣子。於是便決定幫社裏訓練一個種棉的技術指導員。

社長張雲山把這件事給社員們一講，社員們都不知道該派誰去。有的說要派種地有經驗的老年人，可是老年人都推說人老心雜，學不成个樣子；其實是怕將來種不成落埋怨。會計宋有財不是在會上講嗎：棉花這東西，可是樣難種的莊稼，熱了不行，涼了也不行，旱不得，凍不得，弄不好，又花資本又誤工，事關全社的收入，那能鬧着玩啊！老年人沒人願去。有的說得派个有文化的，村裏有文化能拿筆桿的人，用指頭數數，就那麼兩三個人：社長張雲山有些文化，能去嗎？社裏的事多，黨內的工作他還要領導，整天忙的站不住腳，會計宋有財識幾個字，就是能離開，去了保險也學不好，因為試種棉花這事，他一直就反對。到底該派誰去呢？

研究來研究去，最後党支部開了个会，決定派宋老头的閨女宋桂梅去。

挑選這個閨女，張雲山和別的黨員有這麼幾条想法：第一，這閨女是青年團員，做工作熱情認真，对党分配的任务，向來是積極完成的，去了放心。第二，她文化不能算高，只上過三個月速成班，可是平常自學努力，早就能給團員們唸報了，提起筆，也能寫兩筆，學習起來進步快些。第三，這閨女雖然年輕，但人挺老實，一向是張雲山的一個好幫手。党支部也是有意要培養她。

宋桂梅一走三個月。過了年開春的時候，回來了。她回村的那天，村裏很多人都不敢認她了：辮子剪了，留成個短頭髮，个子長高了一點，臉也更圓更胖了，穿了一身藍制服，揹个背包，手裏還拿着粗粗一大捲，咚咚咚地走進村來。

人們歡歡吵吵地跟着她一直到社裏去。都納悶：她手裏那一大捲是什麼呢？是扯的布？用指頭彈彈，硬梆梆地崩崩响。打開一看，紅顏綠色，原來全是畫。仔細再一看，這畫可不平常，上面有拖拉機，有馬拉犁，有莊稼苗，有虫虫鳥鳥……。不大一會兒，村裏的人擠了滿堂堂一窩，大夥兒擠着看，爭着問，比供銷合作社櫃台上買花花布都熱鬧。桂梅放下背包，水都來不及

喝一口，就拿着一張一張畫給大夥講：這說什麼，那叫什麼，幹什麼用的；說到拖拉機，她還特別講了講她在農場看見機器耕種的情形。聽的人覺得怪有意思，誰也不想走了。

社長張雲山，早就盼桂梅回來把社裏的生產提高一步，這時見她取回來這許多寶，高興的嘴都閉不上了，在人堆裏擠來擠去，見人就說：“快去看，早給你們講社會主義就是要用新法子種地，你們不信，看，新法子是好是壞！”

社裏的財務會計宋有財，這是個怪人。大夥都高興地一邊聽桂梅講，一邊不斷發問，他偏要潑冷水。有人問桂梅：“咱這裏到什麼時候就能用這些機器啦？”宋有財接住說：“等着吧，鬍子白了差不多！”桂梅說：“你說的倒遠，只要咱們加勁，用不了一二十年！”宋有財說：“加勁？拚死了也不抵事。咱這裏是什麼地土，十年九不收，有機器抵什麼用？老天就把人害苦了，機器也管不住老天哇！”桂梅說：“不用機器，人也能管住它，新法子就是要管住老天！”“哼！說的比唱的都好聽，受了兩天訓，倒有了登天的本領啦！……”

宋有財就是這樣個怪人，斗大的字識那麼兩口袋，就好像世上沒有他看不透的事，說出個話來，又笑人又氣人。社裏要辦件什麼事沒辦成，他就要說：“我早就

有言在先嘛，說你們辦不成，你們不聽，看看！”如果這件事辦好了，他又會說：“看看，我早就看出來能辦，這不是辦成啦！”他在社裏當會計管錢，常常和大家爭吵。例如社裏去年決議買肥田粉、新式步犁吧，他偏不通過，好像社裏只有他才懂得什麼該買，什麼不該買。雖然事實證明他的有些作法錯誤，但是他仍不肯承認，反而向社員們表功，說不是有他管家，這個社早不知垮成什麼樣了。

这天，宋桂梅給大夥講了一陣在農場學習的情形，張雲山看見大家情緒很高，就叫她講講今年試種棉花的事，把這件事再討論一下，看羣眾有什麼反應。宋桂梅立刻興奮起來，她告訴大家，她臨回來的前一天，縣農林科還叫她去開了一個會，專門研究了一下社裏試種棉花的辦法，叫她帶回來和大夥商量。

桂梅話剛說完，窩裏人哄地就吵成一團。黨團員們和一般青年人听



桂梅說種棉花能增加社的收入，對國家也有利，自然都拍手贊成；但這些話跟有些社員，特別是幾個年紀大點的，可就說不到一塊去。有個叫二貴的社員就故意問道：“上頭真是要叫種棉花呀？”張雲山笑着說：“看看，這件事社裏研究了幾個月了，咱們當初送桂梅到農場受訓是為了什麼？”還是二貴說道：“我比你清楚。前年咱在互助組的時候，不是上頭也說能種？種了一回結果怎樣？還不是全瞎了，白費工！”這時那個宋有財看看桂梅，擺着腦袋，附和着說：“種吧！在咱這地方想種棉花，哼！還想栽搖錢樹哩，要有那福氣才行！你們要能把棉花種成，把我的頭割下當尿罐！”

“可不要把話說絕！”有個青年叫着說。

“這算啥絕不絕，這是一眼看透底的事嘛！”

大夥你一言，他一語，特別是宋有財，和這個頂了和那個抬，吵的快把窩也抬起來了。

桂梅臉紅紅的，別人不熟，她却滿頭是汗，也許是听着宋有財的話，心裏發急。她沉不住氣，就搶着說：“前年種棉花，一來大家沒有那麼大力量，二來也不懂新辦法，現在咱們办了社，有了這麼大力量，……”

話還沒說完，宋有財又插進口來：“種莊稼又不是打老虎，人多能抵什麼用？新辦法再能，也治不了涼病，咱這裏莊稼挨凍，你的新辦法能縫張大被窩蓋到地

裏？到時候棉花種瞎了，錢花了，人工白貼了不用說，別的莊稼也誤了種，打不下糧，賠了錢，社員們鬧意見，誰負責？你說有辦法，先把這辦法想一個！”

這些話說破了一部分社員的顧慮，有些人就跟着點起頭來。有個圓眼睛的青年人，冲着宋有財說：“依你呢？什麼也不敢幹，開口就是早知道，你知道什麼？從前互助組裏種瞎了是沒經驗，今年有咱桂梅帶回新法子來，你還怕什麼？就是花點錢，也不花你一人！”宋有財哼哼兩聲，說：“一個桂梅，十個桂梅也是長的一個鼻子兩隻眼，比誰多不了一樣，也沒有長出三頭六臂來。我老實說吧，不要看見人家東川裏種棉花眼紅，咱們弄不成！”

二貴跟着也發表意見了，雖然他也反對社裏試種棉花，但他比宋有財會說話。他用手推推宋有財，要他說話沉住些氣，接着就慢聲地問道：“桂梅，你說咱這裏能種棉花，你種過幾年？”這句話聽起來平平常常，但意思非常毒辣。

桂梅正要回答，社長張雲山慢慢站起來了，他慢慢地說：“大家不用抬死槓子。有話心平氣和地說，反正什麼事都應該大家商量妥了才能辦呢。”他轉過身來，又向着宋有財說：“有財叔，你說說你的理由！”

宋有財故意提提眉毛，眨了兩下眼睛，說：“理由也

不多，咱文化淺薄，又沒受過訓練，叫我說，我就瞎說吧！”眾人也都覺得不耐煩了，有人就叫道：“說短點，學的那麼討厭。”宋有財瞪了那人幾眼，繼續他的嚕嚕啡啡的發言：頭一點說地氣涼，根本出不來苗，第二點說缺水，種棉花沒有水，出來苗也得早死，第三點怕凍，第四點怕下雹子……一陣提了七、八、十來點，最後還是那句話：“你們要能弄成，把我的頭割下來當尿罐！”

聽的人都笑了。但一時都沒再出聲。桂梅努力使自己不急不氣，慢慢地說：“有財叔，你說了這一大堆話，沒一句是中聽的。照你那麼說，什麼莊稼也不用種了，誰敢保險今年不旱、不凍呢？可是辦法由人想，你說缺水，咱們打井修溝，怕凍，咱們防凍，新法子多着呢。只要肯幹，沒有辦不成的事！”這時有些人就活潑起來，有人立刻跟着答話：“對，胆小落個怕死鬼！”

宋有財不服氣，就對旁邊那個答話的青年說：“你的胎毛才脫了幾天？缺水打井，一口氣能吹成？至少得花這錢，”他伸了三根指頭給眾人看，“還有人工，少不得百十來個，過兩天地裏送開糞，忙了，誰還有工夫幹？等把井打成，早誤了時了，不要說種棉花，栽菊花也趕不上啦！”

大家又哄笑起來，只有桂梅繃着臉。

這時桂梅參見大家意見不一致，有些替自己的閨女着急，便小声埋怨着說：“你沒有本領就別說了，你看能說過大家？”桂梅一聲也不出，只把眼睛看着社長。

大夥也都望着張雲山。只見他不慌不忙地笑着說道：

“大家回去再好好想一想吧。種棉花是件大事，還得召集社員開個會才能通過。我的想法是，咱們不種棉花，怎麼發展工業生產呢？上級號召種棉，是為了咱們的國家建設，也是為咱們社員增加收入，對國家對社員都有利。縣上說咱這裏能種，我看準錯不了，上級又幫咱們訓練了技術幹部，為什麼就不能試一試呢？——可話又說回來了，大家的顧慮也不是沒有理由，咱都回去再想想，改日開會通過吧！”

不是這樣一收，恐怕再吵下去也仍然沒個結果。宋有財和二貴們這時口氣也改了，二貴打着圓場說：“對對，改日通過。一定要種棉花，總是人家受了訓的有把握。上頭想叫咱種棉花，能給大夥增加收入，誰能說不是一片好意？可是咱社裏的人多心不齊，在哪塊地上試驗，怕得看看人家主家願意不願意。話說到頭前，不要地種壞了，又落埋怨！”

當天會就這麼散了。桂梅一回到家裏，就倒頭睡在炕上，飯也不吃，只睜着眼睛出神。她原想着在縣上

訂好的計劃，回來後如何一步一步照着進行，不料才一開始困難就這麼多。她爹也回來不斷叨嘮，勸她收一收心，不幹算了。怎麼辦呢？算了吧，真不甘心，堅持幹嗎，困難可真不少哇！她腦子裏一時亂哄哄的。忽聽門外有人叫：“桂梅！”是社長張雲山來了。進門就說：“睡啦？”桂梅騰地坐起來，說：“你說怎麼辦？棉花到底試種不試種？”張雲山掏出小煙袋來抽着，笑說：“是你洩氣了？”桂梅還沒回答，張雲山又說：“社員大多數還不是沒意見，有意見的也只不过宋有財他們幾個人，思想得慢慢打通。既然上頭這麼号召，怎能不試試呢？大夥怕種不成，就先少種它幾畝，萬一種不成，影響也不大。成功了，再擴大也不遲。你看呢？”桂梅還沒說話，她爹在旁說道：“我看算了吧，大夥都不同意。再說，誰願意拿自己的地做試驗？種壞了叫人一家子喝西北風哇？話說在前頭，我的地就不能拿出去試驗！”雲山笑着說：“大伯，試驗是全社的事，萬一失敗了，也是虧眾不虧一，你想，大家都有吃有喝，能眼看着誰挨餓？”雲山又問桂梅：“你學習的究竟怎樣？真有把握呀？”桂梅也不敢說完全有把握，不過她根據自己在農場學習的情形，相信是能種成，便點點頭。雲山說：“好，那咱們立刻就去找黨團員開會動員。辦什麼事也不能沒困難哪，當初咱們建社難道就容易來着？”

桂梅得到了支持，又高興起來，送走了雲山回來，就掀開鍋蓋盛飯。她爹在旁邊瞪了她一眼，說：“為公家的事，急的飯都不吃了，真是天下少有你这閨女——飯冷啦，再塞把柴火熱一熱！”桂梅邊吃邊說：“不涼！”呼呼一氣吃了兩碗，把碗一放，便跑出去開會去了。

*

*

*

黨團員真像火車頭，前邊一動，人們也就跟着動開了。社裏終於通過了試種棉花，桂梅說服了她爹，就拿桂梅爹的地試驗。而且決定立刻打井。有少部分人雖然不大贊成種棉花，但打井也還是跟着幹，因為社裏都計算勞動日，誰也虧不了誰。

說起幹活，還是年輕人勁頭大，說幹就幹，力氣也大，熱勁也高，鋤頭掄的猛快，挑土跑的像刮風，一面幹，一面還樂的哼哼小曲。看樣子，真能一口氣挖成眼井。其實工夫也費的不大，只十天，井打成了。張雲山從供銷社拉回來一架水車，裝好，套上毛驢，“嘩啾”兩聲，清清的水，就順着井溝嘩嘩地往地裏流……

頭一仗打勝了，宋有財這些人，反對的勁頭才鬆了鬆勁，不過總還是背地嘀咕，依然是那句老話：“能種成棉花，把我的頭割下來做尿罐！”桂梅聽見裝不聽見，心裏說：“由你說吧，等種成了看你怎說！”一心一意照顧下種的事。她領導着把棉地深耕了兩犁，淺耕了一犁，

耙了兩遍，上了底肥，整天跑到地裏，好像打扮個出嫁的閨女似的，這裏刨刨，那裏鏟鏟，把地整理得又平展，又鬆，腳踩上去，就像踩到塊棉褥子上。

穀雨節令到了，該下種了。可是天氣不湊巧，這幾天老刮風，大清早，地皮凍的都有些發僵。這天，桂梅一跑到社裏，就聽見人們吵吵：有的是耽心她弄不成，更該叫宋有財他們誇口了。有的是沒有信心。桂梅爹也替閨女捏了一把汗，黑夜悄悄勸她收收心，種別的莊稼算了。桂梅呢？見天氣老是很冷，小河裏又薄薄結了一層冰，也有些不安。心上好像吊了塊磨盤，沉甸甸的。整天出來進去，話也更不多說了。張雲山看出了她的心思，當天黑夜跑來對她說：“桂梅，現在是三月頭了，再冷也沒有幾天了。放大胆子幹，萬一失敗了也不要怕，沒失敗就沒成功，錯了重來！你要看見很多人在盼望你的成功！這是黨的號召，是個重大任務哇！”這幾句話，使桂梅鼓起了勁，第二天就帶着幾個積極分子選籽浸種，忙着幹下種的事。

她們正在緊張地幹活，宋有財引着二貴和另外幾個社員們來了。後面還跟着桂梅爹。大夥聽說桂梅在用新辦法浸種籽，都是要看一看這新辦法是什麼樣。一夥人擁進門來，東瞅瞅西看看，見地上磁盆瓦缸的擺

一攤，二貴便耽心地問：“胖女子，你真敢幹？”桂梅說：“試着來吧，什麼活不學能會！”說着，便從熱氣騰騰的鍋裏，舀起幾瓢開水，嘩嘩地倒在棉籽盆裏，宋有財和看的人都吃一驚，趕忙說：“都燙死啦！”桂梅又倒進幾瓢涼水，不慌不忙，拿根棍攪拌了一陣，才說：“這就是溫湯浸種的新辦法！”人們都搖開了頭。二貴和宋有



財，驚異得你看我，我看你。

隔了一天，棉籽頂出來黃芽芽，社裏派了兩頭牲口，一天就全部下了種。

這該好了。棉花下了種，全社的人，就只都惦念着這件事：等着棉花出苗。一天，兩天，大夥的心情都緊張起來。出不出苗呢？就看這一下子了。宋有財雖然嘴上還是挺硬，但由不得也天天跑到地裏去看看，當然他也希望能出來苗。桂梅這幾天，一天下地看幾遍，種籽種到地裏，好似把她的心也種到地裏去了，她簡直吃飯也吃不到肚裏，睡覺也睡不實在。她爹睜開眼，看她不在就罵：“瘋了，快瘋了，天下真少有你這樣的閨女！”

一天，又一天，再一天……。棉花还是不出苗。這下子桂梅可真急的不行了。

又過一天，宋有財從地裏回來，跑到社裏就嚷：“看看，應了我的話吧？咱早就有言在先，說種不成，種不成，一定要種，有新辦法，敢保險，看，能出來？棉籽種下去什麼樣，刨出來還是什麼樣，有芽芽就是不往上長！”

噢，這是什麼原因呢？有人問桂梅，桂梅腦子裏亂了，也說不出個道理來。她心想：費了千辛萬苦，假如這一下真什麼都完了，以後工作可更难作了，人們更不

相信新東西了。她正在左思右想，是什麼道理不出苗，二貴還故意在那裏笑着找岔：“桂梅，把你的新辦法拿出來呀！”宋有財也說：“年紀還輕，还得再喝幾年粥，別看咱這些人沒受過訓練，牛屁股摸了幾十年，過了橋也比你走的路多，哼！”年輕人原來興頭挺大，這一來也像撒了氣的皮球，沒話說了。張雲山本來是一心一意支持桂梅，可是棉花不出苗，心裏也發急，但一看到桂梅愁苦的臉色，便鼓勵着說：“不要洩氣，失敗了找原因，今年不行，明年再試！”桂梅心上像着了火，大夥說長道短，她並不十分氣，她是氣恨自己，為什麼學習了一回，棉花不出苗，連個道理都給大家說不出來。她飯也沒吃，捲起褲腿，拔腿就往縣上跑，六十里地，太陽沒落山就進了城。

桂梅跑到縣農業技術推廣站。

魏站長听她說了一遍播種過程，也找不出不出苗的原因在哪裏。便安慰桂梅說：“別着急，明天我跟你去到宋家坪走一趟，看看是什麼原因。”第二天後半晌，桂梅就領着魏站長來了。

桂梅和雲山引老魏下了地，先看了看土塊，老魏就蹲下用手刨了刨種子，抓起一把土，在手裏捏了捏，又撿來個柴棒揷在犁溝裏量了量，哎呀了一聲，拍拍手上的土，說：“不是別的原因，是種深了，你們這裏地脈涼，